代笔

尚书

“薇尔莉特[[1]](#footnote-2)，你又有新的委托吗？”

“唔，是的”

“这次是去哪里呢？”

“中部地区的H市吧。”

“幸亏要到春天了啊，要上个月去的话，那估计还要下雪呢”

“是的呢”

这位被称作薇尔莉特的少女走出了邮局。她拥有着如俯视平静海面一般的深蓝眼眸和金色的长发，这长发在脑后盘成了公主辫，给她平添了一份优雅的气息。她穿着邮政工作人员的制服，不过这通常被认为很呆板的制服，却给了她一种沉稳。她的右手提着一个对她来说有些太大的箱子。

邮政局所在的都城，公路上的马车来来往往。虽然作为这个国家发展最好的城市，都城的街道上仍然泥坑满布。因为快要到春天了，最近的雨也格外地多。使得路上泥坑变成了一个个泥塘，薇尔莉特在这些泥塘中间走着，很小心地不让泥水飞溅到自己身上，不过裙摆还是不小心弄脏了一点。

火车站的楼一如既往地破破烂烂。大楼的一半变成了一片随意堆砌的瓦砾，另一半的屋顶也被削掉了。战争时，敌军撤退时炸毁了本来美轮美奂的火车站。如今已过去了两个月，但政府一直没有钱去修复这座车站，于是它就变成了这座城市最破烂的楼之一。

蒸汽机车喷出滚滚浓烟，列车在广袤的平原上奔驰着。薇尔莉特独自坐在窗边。

她的职业是代笔人。简单说来，她们的职责是把客户的思绪转变为信件，再通过这个国家的邮政系统送递出去。战争给这片大陆留下的不只是弹坑——这个国家几乎有八成的人没能接受到像样的教育。因此，只有这些代笔人四处奔波，才能让他们的思念传达出去。

列车汽笛长鸣，缓缓地减速进入了H市的车站。H市的情况就更加荒凉，许多大楼仍然矗立着，但是却早已无人居住。而更多的楼房就只剩下一堆废墟标示着它们曾经的存在。由于信息的闭塞，远离前线的H市还没有吹到战争结束的春风。所有居民仍然闭门不出，这又给城市增添了一分荒凉。薇尔莉特将左手伸入口袋中，突然，一阵剧痛袭来，她立刻又拿了出来：“新装上的义肢，果然还是不好用啊。”

与她那纤细洁白的右臂不同，在原本应当是左臂所在的地方，是冰冷的钢铁。正是这手臂形状的钢铁，让她至少还能保持正常的生活。

城市早已与地图上表示的不同，她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委托人的住处。这是一座破旧的小楼，属于战前大量建设的福利住房之一。楼道里面已经是充满了一股浓重的霉味，蜘蛛网挂在每一个墙角。

她小心地敲响了四楼的大门。

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妇女，她有着乌黑的头发和如翡翠一般的绿色眼眸。从她的外貌上似乎还能看出曾经的美貌，但是四年的灾难已经让她有些憔悴。

“只要客户您有需求，无论哪里我们都可以前往。我是这次您的代笔人，薇尔莉特·伊芙加登。”薇尔莉特提起裙角鞠了一躬。

“啊，您来了啊，请进。其实呢，这次委托您的是我的母亲。我哥哥以前一直是每个月都写信回来的，可是上个月的信却一直没到，母亲想写一封信去问一下。”

“好的，请问您贵姓？”

“我姓布甘威利亚[[2]](#footnote-3)”

这个姓让薇尔莉特心头一惊，霎时间那些她尝试着存放在记忆深处的回忆都开始上浮，她把它们强行按回记忆之中。缓缓踏入房间。

房间十分破旧，但却十分整洁，想必是那位妇女将它打扫成这样的。她进入卧房，在下午的暖阳照耀下，一张躺椅上有一位老人。

她走到老人的椅子前，那里已经为她放置好了一把椅子。她从随身的皮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打字机。老人看到她，浑浊的双眼似乎多了一些神采，“小姑娘，你就是代笔人啊，来的正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月没收到我儿子的信，我心里放不下，想写一封信给他。”

“好的，请问收信人是？”“吉尔伯特·布甘威利亚”

霎时间薇尔莉特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一样剧痛着。

“好的，那么，请开始讲述信的内容吧”，薇尔莉特取下手套，露出了金属义肢。“你的手……”，老人惊讶地问到，“没事的，这双义肢我已经装上很长时间了，不会影响工作的。”薇尔莉特平静地回答道。

老人的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了自己孩子的事情，讲他如何勇猛杀敌，立了二等功，讲他如何平时是一个十分温柔的小伙子，讲附近有多少个女孩子追着他……

薇尔莉特的手微微颤抖着，她小心地记下了老人所说的话中的一切要点。最后，她将信纸装入信封，问道，“请问应该寄到哪里？”

老人兴致勃勃的脸突然愣住了，许久，他才缓缓说道，“你将它从邮局投递吧，邮局的工作人员应该知道前线在哪里的。”

薇尔莉特拿着那封信缓缓地走出了楼门，她走到了一处公园内。公园里十分安静，安静地甚至有些可怕，平日里会在这里追逐打闹的孩子们这时也被家里人严加看管在家里了。陪伴着她的只有一轮缓缓下坠的夕阳。

她回忆起了自己在军旅中的那些日子。

那时，招兵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那时，政府的流动宣传队在从首都到边陲的所有城市招兵。

由于这国家并不大，政府不得不同时招收女兵，而她便入了选。

在训练中，与她同时训练的男兵惊讶地发现，她的膂力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军人。因此，她在战场上获得了和男性军人相同的地位。艰苦的训练让人几乎要崩溃，不过在她所在的营，有一个憨厚健壮的小伙子却总是在休息时讲笑话，他的那些笑话，让所有人在捧腹大笑中不知不觉地消除了疲劳。

那个小伙子，有着如绿宝石一般的眼睛和乌黑的头发，却很不搭调地戴着红色边框的眼镜。

最一开始，薇尔莉特几乎不会任何战斗的技巧。每一次训练都是靠蛮力完成的。而这位叫做吉尔伯特的小伙子，却似乎是天生地娴熟于这项技能，他不断地私下帮助着她，让她那超人的膂力潜能一点一点发掘出来。不知多少次，他在其他士兵休息的时候偷偷将她拉到一边，给她讲解那在这个国家还尚属新颖事物的步枪的使用方法，抑或是在上面派发物资时，偷偷给她留下没有瘪掉的罐头。

薇尔莉特是个孤儿，她从小到大从未体会过被人关心的感受。成长于政府运营的福利院中的她，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数字，这个名字也不过是因为出生时恰逢紫罗兰盛开的季节而取的。虽然这个国家的福利措施并不差，但是她自始至终都只接受了那些“缺少了就不能再活下去”的东西，所谓的“爱”、“关心”什么的，从未出现在她的字典中。

而这位憨厚的小伙子，却第一次给了她那些她从未有过的东西，这似乎是点亮了她心中一直熄灭着的一盏灯一般，让她也有了一点点希望，让她也作为一个生命，而不是孤儿率的一个数字，活了下去。

虽然艰苦的训练让所有人都为之抱怨，但她和军医护理队的女护士一起躺在有些闭塞的营房中时，却有些喜欢着这些日子，希望着它们永远不会终止。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第一次，对于“明天”有了些许的憧憬，有了一点点想要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想要再好好地过完下一天地感觉。

她无数次地祈祷，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再长一点；希望敌军的铁蹄稍慢一点，不要踏上这片国土。

然而，人的希望却总是要落空的。薇尔莉特也不例外。

战争，终究还是打响了。

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消耗战，双方的兵力都不足以碾平对方的国家，然而他们仍然如红眼的猎犬一般冲上去。无数的生命在一片小小的旷野上飘散。

那金属的弹头，丝毫没有怜悯之心，而在它的面前，人类的躯体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渺小。每当敌军的机枪一阵扫射，他们就立刻卧倒，而每次再次起身冲锋时，都有那样几个人永远不再爬起来了。

或许对于高层将领来说，这只不过是战地图上旗帜的来回移动，但对于真正在战场上的人来说，那就是朝夕与共的朋友不能再次站起。这对战士们的摧残远远大于机枪的子弹。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拉锯，让他们看不到哪怕一丝的希望，而每一天都会失去的朋友，抹去了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光亮。

薇尔莉特的身手极为敏捷，她活过了所有的战斗，那位小伙子也是。在战事稍缓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待在一起。在某次交谈中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竟然实际上是同乡，两人都来自同一个村庄，不过他参军后家人就搬入城市了。这就又引出了无穷的话题。两人谈得很投机。

终于，一丝曙光撕破了无边的黑暗，敌军的后方供应被切断了。军队的高层决定立刻冲锋，将最后一股余孽扼杀。

原本以为这一场中敌军将会无心恋战，应该是十分好打的一仗。但出乎他们预料的是，敌军扔出了他们所有的几乎所有手榴弹，薇尔莉特所在的军队损失极为惨重。

太阳将要落山了，血红的夕阳映照着这片战场，敌军终于被打垮了。

全军都放松了警惕，就连平时最为谨慎的薇尔莉特也是。然而此时，一只手榴弹飞到了她的脚边。她惊叫了一声，明明知道需要逃离的身体却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般动不起来了。这时，她突然感到自己被推了一下，身体飞了出去。眼前突然一黑，接着昏迷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首先注意到是左臂的剧痛——她的左臂已经被炸碎了。然而她望向炸弹落下的方向，却看到一个不能再被称作尸体的东西堆在那里。他的肠子被从身体里炸了出来，碎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如虫子一般被抛到了远处。

她将视线收回，却发现她的身边，有一副品味极差的红色边框的眼镜。

霎时间她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军队的生活早已训练她不再对生死敏感，但望着这个为了她而飘散的生命，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甚至一滴泪都没有流下来。她也没有试过将他的尸首带回，因为他已不再有能够被称作“尸体”的东西。

映照着这一切的，是一轮血红色的夕阳。

她缓缓地从自己的记忆中苏醒过来。

映照着她的，是一轮血红色的夕阳。

她缓缓起身，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路时，隐约能听见机械义肢发出的声音。

二十天后。

“来信了！”

妇人挥舞着一封信冲进了房间。

“亲爱的母亲，

“我是您的儿子吉尔伯特，现在，我正躺在军区医院里，医生说我已经严重感染了，我应该回不来了。

“我不能活着为您送终，我真的、真的十分对不起。

“但没有我的日子，您和姐姐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请不要再挂念我，如果你们能够自由地，幸福地活下去，那我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能够幸福的。

“听前线战友说，战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胜利之后，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强大的，您和姐姐也一定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的。

“请继续向前走吧，我永远地爱着你们。

“您的儿子，吉尔伯特·布甘威利亚。”

又是春天了，窗外的紫罗兰，又一次盛开。

1. 取 Violet，紫罗兰之意 [↑](#footnote-ref-2)
2. 取石竹目 Caryophyllales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叶子花族 Bougainvilleeae叶子花属 Bougainvillea的学名的音译，俗名为九重葛，花语为热情。 [↑](#footnote-ref-3)